

# 城市蔓延在冬日的阳光

□张凌云

去,怀念那种带着朦胧的憧憬,认为可以走出一片全新世界的梦想,还有那种过着简单而安逸的生活,随时体味触手可及的幸福。

也许那时我还算年轻。许多时候,我们怀念过去,并不是因为当时的粗糙和稚嫩,而是怀念曾拥有一颗初心,生命自有青春和理想的光芒。我的思绪也由此上溯,摆脱了钢筋水泥的城市森林的包裹,到达精神中不变的原乡。

在这个时候,故乡该是一片隆冬的气象了。大平原的褐色原野上,麦子已罩上了一层霜,地头光秃的树梢稀疏地排列着,挺直地升向天空。冰冻的小河不见了潺潺的流水,偶尔会有小船驶来,发出滋滋的破冰声响。或许空气中正弥漫着雾气,农人们呵着双手,裹着厚厚的棉袄,缓步走出村庄,蜿蜒在生养他们的大地,任汗水滴向地面,任通红的耳朵听着北风尖锐的呼啸。

城市的物语中,没有麦子、芦苇、海洋、高山、小溪这些自然意象,无论公园

广场,那些点缀的树木草坪常被小心翼翼地包裹。它们就像我们在城市里辛苦摸爬打拼的果实,虽漂亮整齐却失之天然。惟有自然沾染雨露阳光,让自己始终等待一颗草木的本心,才能磨平该磨平的,放下该放下的,与大地泥土荣辱与共度过一生。

2023,一个新的年份已在眼前。我想起一位著名歌手的歌词:  
“好像梦里醒来/见到清新的世界/此刻寂静的心/自在又安详

我心深处的孤独渴望/我曾莫名的无尽等待/就这样消逝风里/就这样消逝风里/无踪影”

这是许巍的《坐着看云起》。这位北漂10年的流浪歌手,用他近乎纹丝不动的舞台造型,定格一种现代都市的生存意义。城市在无限蔓延,在规模高度、在气势上,在日子里无限蔓延,上午的太阳依然迷人,它俯视着人间,俯视着我和芸芸众生,关爱而慈祥,将所有

# 杀年猪,儿时最美的乡愁

□詹敬鹏



岁月的脚步又走进了腊月,而近日一则义安区钟鸣镇“杀年猪”的视频,却勾起了我儿时乡下杀年猪习俗的记忆。

在我们铜陵农村老家至今流传着这样的谚语:老人盼插田,小人(孩子)盼过年。每到农历过大年之前,在铜陵农村都有杀年猪的习俗。可以说,乡下人家过大年,是一定要杀猪的。

众所周知,“家”字的下半部分是“豕”字,而“豕”则是猪的意思,对农民而言,有猪才能为家呀。每到腊月,只要听到村庄上空不断飘荡着杀猪时那一阵阵猪的号叫声,我就和小伙伴们一起欢呼雀跃,杀年猪啰,快过年啦!

曾记得,在上个世纪的六十年代初,每年开春的时候,我和母亲一道挑着柴荣到古镇大通街上去卖掉,就从集市上挑回一头十来斤重的小猪仔回家饲养,打猪草的任务除了母亲,就落在我的肩上。

每天,母亲用打来的猪草,有时用捡来的黄菜叶和着米糠作为猪食,一日三餐地喂养着。自从小猪仔来到我的家,一有空,我就到猪圈里看它吃食,待它吃饱后躺下,我就给它掏痒痒,有时给它捉虱子,别看它是个畜生,给它掏痒痒,捉虱子时,可能是它感到舒适极了,一动也不动……就这样,一年三百来天,天天如此,买回来的小猪仔便在猪圈里哼哼唧唧地长大了,长肥了。

腊月刚过,小猪仔成了一头大肥猪。母亲说,这头猪有两百来斤,过年能杀了。于是乎,这头两百来斤的年猪,便成了我们家过年的重要物品组成,我们兄弟三人的新衣裳都得靠卖了猪肉后添置,过年的腊味也得靠杀了这头年猪才得以晾晒,至于亲朋好友来往的送礼物品,也还得靠这头年猪的“奉献”。完全可以这么说,这头年猪,几乎是承载着母亲一年极大的期待和完美的理想。

在整个腊月里,最为吃香是杀猪匠。我们村的杀猪匠是姓方的父子俩,一进腊月,农户请他父子俩杀年猪都要排着队。我们生产队这一年杀年猪的不下20户,安排了两天时间,由于母亲打招呼比较早,姓方的父子俩把我安排在第一天的第二家。

那年的腊月又特别冷,生产队里的大人,孩子们都躺在被窝里不愿早起。可是我家要杀年猪了,母亲和大哥只得早早地起床。躺在温暖被窝里的小弟和我也无法按捺内心的好奇,不顾天寒地冻,也要起来凑个热闹。只见母亲打开了家门,和大哥一起把一切杀猪需要的物什准备好,然后从墙角抱来一大堆柴荣放到厨房,准备烧一大锅开

水备用。此时,灶间的火苗哗哗啦啦地发出响声,偶尔还能听到呼呼的火苗的声音,像是有人在吹旺灶间的火。“灶间的火灭了。”我对母亲说。母亲说,因为今天是个好日子,灶间的火神都笑了呢。母亲在厨房里忙碌着,只等着姓方的父子俩从第一家杀完年猪后来到我家,杀年猪的程序便进入了倒计时。

母亲在锅里烧好了一大锅的开水后,并没有停下手中的活计,依然洗刷着,忙碌着,她要给姓方的父子俩和前来帮忙的乡亲们准备“杀猪饭”呢。这样,年猪杀好后,姓方的父子俩和前来帮忙的乡亲们便能吃上一顿美味的杀年猪大餐呢。我和小弟更是不例外。每年的寒冬时节,我和小弟翘首以盼的除了过年的新衣裳,还有便是家里杀年猪时能吃的“杀猪汤”大餐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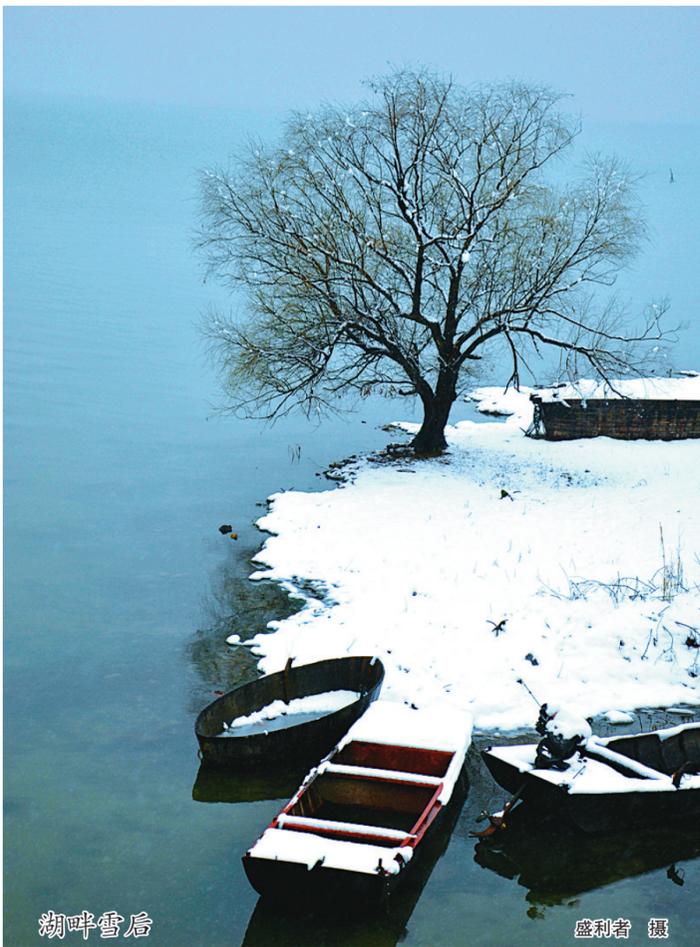
在母亲准备的“杀猪饭”中,猪血毫无疑问成了这次杀年猪大餐的主角。热水煮沸成型的猪血,很快便形成了豆腐模样的猪血块,母亲要做的是以猪血块为主要佐料的“杀猪汤”大餐了。只见母亲把新鲜取下的里脊肉切片,以及猪肝切好片用薯粉拌匀放沸腾的开水里静置,再往锅里加上猪血块、姜末,待煮沸后调味,起锅前撒上一大堆葱末点缀,一大锅清香四溢的“杀猪汤”便做好了。

待猪肉处理得差不多了,“杀猪饭”也就正式开始了。我迫不及待要母亲用搪瓷碗盛上满满的一碗米饭,再用一把大汤勺舀上“杀猪汤”淋上,趁着这股热乎乎,我大口大口吃着“杀猪汤”浸泡着的白米饭,顿时感觉到自己的五脏六腑都妥妥贴贴的,舒服极了。

我家堂屋里飘荡着“杀猪汤”的香味,空气中夹杂着乡亲们开朗愉快的笑声,过年的大幕就在杀年猪的热闹声中拉开了序幕。我也感觉到大年真得要来了。

如今,半个世纪过去了,这一幕幕似乎还是那样的熟悉,可一切都无法回头。记忆里的杀年猪,品尝真正的“杀猪汤”大餐,已随着50多年前我参军入伍,母亲饲养的最后一头年猪,成为我家养年猪历史的终结,留下的只有浓浓的思念和刻骨的乡愁。

我怀念杀年猪,儿时最美的乡愁。



湖畔雪后

盛利者 摄

# 走进江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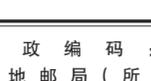
□郑怡

穿过一座小桥,一个美丽的村落站在眼前,古韵新潮,玲珑别致。它的名字叫江村。

江村坐落在铜陵市义安区天门镇的山脚下,距今约七百多年的历史。村落坐南朝北,村前,一条小河绕村而过,经年流淌不息。周边有三口水塘和一座水库,既能灌溉、防火,又能方便村民饮用水,更为这个古老的村落增添了几分灵气。村后是三座小山,江村的先辈们根据各个山峰的形状,将它们分别称作大象山、狮子山、鲤鱼山。这里流传着:村前卧龙看门护院,村后大象、狮子守卫村庄,中间鲤鱼“跳龙门”。

村里的居民大都姓江,家族历史源远流长。相传江村江氏属山东南兰陵萧氏萧衍后裔,在唐朝时姓萧。唐末黄巢起义时,乱军对唐朝三品以上的官员一律罢免或斩杀。唐朝柱国将军萧祜兵败被迫逃到长江北岸,乱军赶上并围住他,问其姓氏名谁,无路可逃的萧祜便手指长江。乱军以为他们姓江,就放过了他们。萧祜过江后,就隐居在黄墩山中,因长江助其侥幸脱险,萧祜从此改姓江,成为“兰陵江氏之祖”。走进村里,古建筑依稀,飞檐翘角,徽派淋漓。新式楼房,高大气势,光辉夺目。文化墙,丰富多彩,图文并茂,内涵典雅,正气激荡。午后,暖阳高照,小巷徜徉,青石板跌宕,水泥路流畅。

漫步在江村,仿佛浏览着一部古老的历史,又如吟一首新诗。青石、木屋、黛瓦……浓郁的古乡村气息扑面而来。这些“旧物”在时光的打磨中变得极具温润感,给人带来一种慢时光的安宁。屏住呼吸,凝神侧耳,鸡鸣婉约,人语轻柔。有“不敢高



光之水把我们带向不可知的远方?

年少时是难得感慨时光飞逝的,小小的心胸里塞满了梦想,渴盼时光飞逝,多的是长大的欲望。因为懵懂,因为年轻,感觉未来好似很长,好像那些接踵而至的日子就是给浪费或者浪费用的。小时候,老师和家长总是不断地教育和提醒我们:“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我生待明日,万事成蹉跎。”但又有多少人真的去珍惜青春韶华?

有句俗话,叫“人生不如意者十之八九”。捡拾来日路上的零碎脚印,发现年少时的梦想大都没有实现。或是梦想太过虚无缥缈,或是已经遗忘丢失,或是没有持之以恒地去努力。生活好似在一眨眼间就把自己带入沧桑之年。就像某一日,突然发现爱人眼角的鱼尾、鬓角的一缕白发,才恍然感觉时光的飞逝。原来,青春的韶华、光灿的爱情都已在不知不觉中转为生命的换袂、融化成血液的亲情。

或许生活的变化,未来的不可把握,环境的左右,种种原因,让我们在匆匆的步履间不断调整着自己的步伐和方向。但我们总是太过轻视和匆忙,正如那首歌所唱:“轻飘飘的旧时光就这么溜走,转头回去看看时已匆匆数年。”

经常对后生说,等你到了我这个年龄,你就会后悔自己在年轻时怎么没有好好地珍惜时光,没有多学一点东西,没有多一点点磨砺。但一代又一代人就那么在青春时放纵年华,直等阅历写上额头,才有所醒悟。

顾镜自怜,额头已现岁月的履痕,在心中那棵生命之树上,是否也多了一圈沧桑的年轮?忽然在想,新旧的更替,其实在于心啊,心若不老,时光当是永新。

生活总是越来越好的。新的时光的到来,总是带给我们新的希望。因为希望,我们才会一直走下去,哪怕走过的人生再平淡无奇,再艰辛困难。就像我从桌前站起推开窗户,虽然已是日上中天,但阳光正好,天地辽阔。

于是,将旧日子放置一隅。放眼窗外,那轮新生活,正把我们未来的日子照亮。

# 流年

□方华

时光流转,岁月更替,对于生活在底层的大众来说,又有多少人会在匆忙的生活间停下脚步,发光阴如驹,人生易老之感叹呢?

将一份旧日子从台历架上卸下,换上一份新的,还是生出感慨:人生就这么简单地却一段曾经,翻开新的一页吗?

一年的旧时光就拿在手中,虽已不属于自己的,还是不忍舍弃。即便是将这份曾经的日子扔去,那些刻在生命里的履痕谁能将它抹去?突然就感觉手中的这份旧台历沉重起来,那些曾经的欢乐与忧愁、那些沉淀的生活与梦想,重又浮上心头。

坐到桌前,一页一页地翻动那些旧日的时光,心中唏嘘感叹。一些过往的时光如一幕刚刚剪辑完的电影,在脑海中放映。

生活自然有艰辛。比如为事业、为家庭在外奔波的辛苦与疲劳。欣喜的是,生活越来越幸福,日子越来越康乐。翻动旧台历,那过往的日子有太多的小喜悦与小幸福,如一串珠链串起走过的时光。

坐在回忆里,竟深深地留恋那旧时光。耳边响起罗大佑的《恋曲》:“乌溜溜的黑眼珠和你的笑脸,怎么也难忘记你容颜的转变……”

匆匆一年,没有歌声里的忧伤,只有留恋。留恋那旧台历上的圈圈点点,留恋那美好的旧时光。

人永远不能踏进同一条河流。坐在新旧交替的光阴里,也深切感受这句话的真理。即便此刻,岁月的河流也在奔涌向前,它毫不留情地舍弃一切呼唤与留恋,只把一个感伤的人,丢弃在回忆的岸边。

岁末年初,也要为单位准备总结类材料。无外乎,过去一年的回顾,未来一年的展望。忽然在想,又有多少人为自己认真做过一次曾经岁月的总结、往后日子的打算呢?

我们脚步匆匆,其实都是为了未来,为了向往的目标。但是我们在喧嚣的日子里停不下生活,我们甚至因繁琐的生活而变得麻木,看不清方向。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何尝不是在适应生活,随波逐流,任时

# 香水(小小说)

□杨勤华

直到午休时,我还能隐隐约约嗅到一股来自衣服上的香水气味,我有些无可奈何,不知该怎样让它们消失,更担心同事们笑话——毕竟自己已经五十多岁的人了,又是个男人,怎么能在身上弄点香水点缀呢?我将办公室的门窗全部打开,让冷风从我身上吹过,期望将身上的每一个毛孔都吹干净。而那香水依旧若有若无地飘出来,就像躲藏在身子的某一个地方。

对于这种浓烈得熏人的香水味,我并不喜欢,而它真如狗皮膏药一般,遇上了谁就黏上了。

早晨上班时,我坐在进矿的通勤车靠窗的位置,埋头看着手中的书,这已经是多年的习惯。车子开了没多久,到了一个新的停车点停车后,又上来了许多的工友,我继续埋头在自己的书里没有抬头。

一股浓得让人不得不抬头的香水味,涌入我的鼻腔里。我将眼睛从书上移开,扭头一看,一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坐在我身旁的座位上。我的眉头不禁一皱,却也很无奈。我并不认识这个小伙,便有些奇怪,矿山人虽然多达上千,纵然不认识,面熟还是有的。可是这个小伙是从哪里来的呢?

我带着有些奇怪又有些难受的心情问小伙是不是本单位人,小伙倒也礼貌,告诉我我是驻本矿的外协单位员工。按理我也是大致认识的,可这小伙我看着挺面生。小伙似是看出了我的疑惑,又告诉我,他上班没有多久。我点点头,闭上了眼睛,已无心再看书了,期望着车子早一点到达矿里。

可是,香水的气味如滚滚的浪涌将我淹没,我如在这浪涛中挣扎的落水者。我拼命地抵御着来自小伙身上散发出的香水气味,然而,越是抵御心情越糟糕。我赶紧将头扭向窗外,看着闪过的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路旁景致,分散着自己的注意力。

渐渐地,那香水气味似乎淡了,我皱着的眉头也松散了些,便低头重新看起来。看了一会书,眼睛有些累,便闭上眼睛,让眼睛得到休息。仅仅没一会,香水的气息又再